

□薛原

对于当年从湘西凤凰边城走出来闯荡天下的艺术学徒黄永玉来说，自然以他闻名遐迩的木刻和彩墨著称。不过，我对他的最初认识却缘于他的散文——《太阳下的风景》——副题“沈从文与我”——此文收录在1982年出版的《沈从文散文选》一书里。接下来读到的是他的另一篇长文，这就是回忆他自己人生足迹或者说艺术道路的《蜜泪》。这两篇散文色彩明快、忆述跌宕、行文如江水一波三折滔滔东流，字里行间充满了“乡下人”的坚毅顽皮，微笑里含着忧郁闪烁着泪珠。

黄永玉的散文尤其是他描写的那些同时代的人物，宛如一尊尊雕像：沈从文、聂绀弩、李可染、林风眠……黄永玉其实不是在用文字描写他们，而是紧握着木刻刀，在质地细密坚硬、纹理清晰的木板上一刀刀雕刻着他们，或者说是抓着大把毛笔泼洒着彩墨描绘着他们——他的画笔在调色时不是蘸水，而是浸滴着他眼中晶莹的蜜泪。他刻画人的特征，更从特征里抓住人的性格、人的心灵，

【书里书外】只是经得起打熬而已

特的文化艺术之旅——但这旅行满眼也充溢着一个童趣老人忧郁的蜜泪。

那些年每次收到新一期的《收获》文学杂志，总是有黄永玉的长篇小说连载。他真能写啊！与其说他在写小说，不如说他在以小说的形式写自己漫长的回忆录。对一位老人来说，能按时交稿每期在文学杂志《收获》上连载长篇小说，本身就是一个奇迹。黄永玉自己说：“人活着总要对得起这一天三顿饭，而我只会画画和写点东西。”对他来说，写东西是比较快活的，快活的基础是好多朋友喜欢看他写的东西。至于画画，他的朋友也喜欢。但画画更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卖钱，卖了钱可以请朋友吃饭，可以玩。但画画没有写文章这么让他开心。对于自己的画，他说：“我的每一张画都是带着遗憾完成的。画完一张画，发现问题了，告诉自己下张要注意，但到了下张画，又有其他遗憾，所以画画是一辈子在遗憾的过程。”“常有人说我画风多变，因为我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画风自然不会有太多约束。就如我常讲的，我没有吃过正餐，都是地上捡一



譬如他写雕塑家刘焕章：“脸颊长满了胡子。老是匆匆忙忙地像是惦念着家里那堆石头和木头那么不安定。话，说不上十句，很少用形容词和副词，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但对待他的石头和木头以及柔软的泥巴和坚硬的玉料时，他就变成温柔而细心的母亲了。那么耐烦，那么执着而固执。鬼才晓得天底下自古以来会出现这样的行当，让一个个的性格在石头、在泥巴和木头上磨炼，化腐朽为神奇，创造出比活人更有生命，更标致的‘东西’来。”他笔下的人物和他构成了“黄永玉和他同时代人的故事”。“我是个受尽斯巴达式精神上折磨和锻炼，并非纯真，只是经得起打熬而已，剖开胸膛，创伤无数。”有这样回忆的老人是幸福的——“我深爱这个世界，包括它的悲苦。”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那时的黄永玉与后来相比还年轻——还不到七十岁，他背着牛皮背包——包里容得下他想象中室外绘画作业所需的一切杂物，譬如卫生纸、饮水、板烟、烟斗袋、火柴、小刀、照相机和笔记本等等，提着画箱，从巴黎塞纳河畔，到意大利佛罗伦萨，支起画架，安顿好三脚凳，以艺术家特有的耐心坐在拥挤或者优雅的街头，专心画画。他的眼睛既在寻找着风景，也在寻觅着艺术大师的踪迹：塞纳河畔的印象派画家，爱伦堡笔下的洛东达咖啡馆，凡·高兄弟俩的墓地，罗丹的巴尔扎克雕像，薄伽丘和达·芬奇朴素得令人感动的故居，但丁和比雅特丽丝惊鸿一瞥的圣三一桥……当然，他的眼睛也盯在那些不知道名字的中世纪的建筑和胡同里。读着他的游记杂感，譬如“爱伦堡这个人就是《双城记》中的卡尔登，《战争与和平》中的比尔。信念和正义藏在心头而混迹于五彩缤纷的尘寰。他世故而又孩子似的天真。任任何形式的‘教堂’都容不下他”；再看这些写生画面，譬如他的油画《教堂》——凡·高画布上曾出现过的景物和色调，他的木刻罗丹像和速写巴黎圣母院，如同感受一次独

点吃一点，东南西北到处跑，到处捡，就形成了自己这么一个形式，也可以叫作风格。”与绘画不同，他说他对文学是比较认真的，“我写文章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检查，有时一小段话要改好几遍”。

版画集《入木》是黄永玉一生版画创作的回顾。他说他一辈子刻的木刻，大部分都在这本《入木》里了，约四百块左右。他年轻时用厚帆布做了个大背囊，装木刻板、木刻工具、喜爱的书籍，还有一块被人当笑话讲的十几斤重的磨刀石。一听到枪声、炮声，背起背囊跟人便跑。千山万水，八年抗战……这些木刻板子始终在身边，有如自己一半的历史骸骨，不离不弃地过了九十六年。黄永玉说，他自己这辈子本事不大，受正式教育的机会不多，但过日子倒是从来不敢苟且，也不敢懒惰，都是刻木刻养成的习惯，一刀一刀小心往下刻，生怕出现差池。

关于黄永玉的版画，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评价说，黄永玉的版画既不同于同时代在延安成长起来的版画家，也不同于后来接受系统学院美术教育的艺术家。这两个体系内的版画家们大多受到西方版画的影响，形成了以素描明暗关系为基调的黑白面貌。而黄永玉的版画则基于他过人的艺术天资与特殊的成长经历，在吸收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元素，且并蓄现当代漫画和插画诸多的艺术形式之后，他还巧妙地吸收并借鉴西画中的元素，纳为己用，从而形成独特的风格面貌和多元的创作格局。他的版画大多以线条为主，对于黑白的运用灵活自如，刀法变换，线面俱下，游刃入木。其构思、立意新颖绮丽，有感而发且想落天外，画面充满童趣与幽默，形成了清新明朗的意趣和情调。

黄永玉曾感叹说：“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现在，“也老了”的黄永玉以99岁的高寿转身离开了这个已经“长大了”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他会与已经回到湘西故乡的沈从文再次相聚吧，或许也有太阳下的风景……

【岁月如歌】

我在人行三十年

□刘素萍

2023年中国人民银行县级支行撤销了，我作为一个曾经在县级人民银行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员工，虽然退休了，但听到“老东家”将要撤销的消息时，内心还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与人民银行的点点滴滴，千丝万缕，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在我们这代人的认知里，工作单位就是自己的衣食父母。没有单位，就会寸步难行。在我刚刚工作的上世纪80年代，个体户还是新生事物，就连找对象都要问清楚是在国营单位工作，还是在集体企业上班，个体从业者基本免谈。因为那个时候，只要进了国营单位，就算是进了保险箱，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生老病死，哪一样都离不开单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从山东银行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汶上县人民银行。开始在会计部门工作，四年后被提拔为会计科长，后来又被任命为分管业务的副行长，直到退休。

1983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全国开考，每年4月份和9月份考试，循环式，规定科目及格就发毕业证，国家承认学历，并与全日制大学学历待遇一样。那年，我报考了会计专业，后又转到金融专业。第一年就顺利通过了四门课程。即使后来结婚生女，我也没停下自学的脚步，而是工作、自学与家务一起抓。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考完了金融专业规定的14门课程。除《高等数学》补考一次外，其余都是一次性过关，是全市人民银行系统第一批毕业的学员。当

时人民银行鼓励自学，自学不仅可以取得文凭，还可以获得奖金。我用毕业证换来的奖金，去掉报名费后还剩下几十块钱。

当时，我参加自学考试的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圆大学梦，没想到后来工作中却派上了大用场。评聘会计师时，中专文凭两年算一年，自学考试大学文凭一年算一年，两者加起来，我正好符合会计师的评聘条件。后来的加薪与升职，自学考试大学文凭功不可没。这也是所在单位创造条件，并给予大力支持与鼓励的结果，让我终身受益。

我在人民银行工作的这30多年，恰好是我国金融改革的关键阶段，亲身经历了人工两行机构分设，直接参与了人民银行会计各项内控制度的修订与完善，以及会计业务从手工操作向电算化过渡的整个过程，特别是以中国人民银行现代化支付系统为核心的支付清算体系的从无到有，再到它的完善与强大，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后银行业的发展变化。其间，有过苦，有过累，有过迷茫，也有过沮丧，但最终收获的是作为银行人的满足、自豪与骄傲。

如今，即使退休了，我依然是单位的牵挂，让我时刻感受到来自“娘家”的温暖。在人民银行工作的这些年里，应该说是我人生的高光时段。我的青春在这里挥洒，我的理想在这里实现，我的事业在这里成就。在这里的所有一切，都为我的一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因此，工作就是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欢乐，也是人生幸福的源泉。

【生活小景】

父亲养荷

□余平

父亲是地道的农民，在老家他有半亩方塘，养养鱼、种种荷花，也能增加些收入。进城后的父亲包揽了几乎所有的家务，但仍然不适应都市里关门闭户的日子。

父亲看到家里的阳台很大，他突发奇想，想要在阳台上种荷花。父亲采用莲子种荷。刚买来的莲子外壳密实，浸种前必须人工破口，父亲把莲子有凹点的端部磨平，然后用小钳子夹破。露出胚芽后，父亲便将莲子放入清水盆中浸泡，此后每天还要换水一次。夏季水温适合莲子发芽，一周内莲子出芽。父亲再接再厉，将装莲子的盆放在阳台加强光照。两周后莲子便长出细根和几片幼嫩的荷叶。荷叶悄然舒展，显得稚嫩而乖巧。待叶如钱状，根系形成便可以定植了。

荷叶的叶大，种荷不能用普通的花盆，必须有大容量。父亲用我岳父家的一个老水缸种荷。那个水缸比我的年龄还要大。上世纪六十年代岳父家还没通自来水，家家户户靠挑井里的水生活，家家户户都有水缸。岳父家这个废置的水缸口径有一米，高八十厘米，足够养荷了。

种荷要求腐殖质丰富的肥沃土，通常为湖塘泥。那种荷的淤泥哪里去挖？父亲在城里一连转了几天，每次都失望而归，他喃喃地说：“还是我们乡下好，湖塘泥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恰好一位老家的亲戚打电话要进城看望父亲，父亲高兴地对亲戚说：“你

来了什么吃的都别带，就给我带一袋子湖塘泥。”没过两天亲戚便带来了老家的湖塘泥，父亲将湖塘泥放入水缸中，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荷的须根摁入泥中。移栽后加适量水，以水不淹没荷叶为度。天气渐热，父亲逐渐加高水深，至立叶长出后。随着叶柄的伸长，父亲逐渐将水缸水加满。

荷喜温喜光，阳台上光照充足，适合荷生长。夏日阳台上养荷一怕滋生蚊虫，二惧水变质。父亲买来几尾小锦鲤放在缸中与荷共养。小鱼以浮游生物为食，可以清洁水质。清水碧叶间，锦鲤摇摆身姿，悠然嬉戏，真如同一幅诗情惬意的画卷。父亲还在水缸中摆放了假山、小桥、小屋等人工造景，极富雅趣。

那天下了整夜的雨，到了清晨雨变小了。我下夜班回家，一进家门就闻到阵阵悠然的清香，沁人心脾，原来是父亲的荷花开了。我去阳台仔细端详，看那荷叶满缸，清波翠盖，细观荷茎似翠绿玉柱，亭亭玉立，无枝无蔓。再看那刚开的荷花，粉红粉红，娇小玲珑，芙蓉羞涩，轻轻柔柔立于清波之上。我宛如置身于荷塘之畔，贪婪地享受着足不出户的赏荷之乐，久不愿离去。

辗转回到卧房躺下，在梦里我又闻到了幽幽的花香。起身睁开眼，发现父亲已经把阳台上的“荷塘”挪进了我的卧房。荷花在我身旁，花香萦绕在我的小屋里，我又静静地睡去。睡梦里有荷花的清香，睡梦里还有悠长岁月里父亲操劳的身影。